

# 奥林匹斯 之果

草月  
译谭

TANAKA HIDEIMITSU  
田中英光



# 奥林匹斯之果

马杰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奥林匹斯之果 / (日) 田中英光著 ; 马杰译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11

(草月译谭)

ISBN 978-7-5463-4010-4

I. ①奥… II. ①田… 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0661号

## 奥林匹斯之果

- 
- 作 者 [日]田中英光  
译 者 马 杰  
出 品 人 周殿富  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  
策划编辑 渠 诚  
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  
装帧设计 未 氓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9.125  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- 
-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  
邮编: 100052  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3398  
发行部: 010-63104979  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  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- 

ISBN 978-7-5463-4010-4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奥林匹斯之果	〇〇一
野 狐	一二九
魔 王	一六一
桑名古庵	二〇一
永别了	二二七
田中英光年谱	二六七



奥林匹斯之果



—

小秋：

再这样称呼你的话，多少就有些奇怪了。熊本秋子女士，你，应该有三十岁了吧。如今我也是二十有八，并且有了妻小。近日，听闻你就职于九州的一所女校，并在那里做了体操老师。

时间这东西真是妙不可言。十年来，我对你从一想起就心潮澎湃，再到追忆起往昔便愁肠百结，这样的我，如今已经趋于冷静。何谓爱情，让我思索万千。

恋爱之事，着实朴素，这样的情感致使彼此的话语都不能确实传达，这些许是你已然淡忘的。可是今天，我取出了于洛杉矶时买下的纪念钱包，那里还珍藏着那颗你在大洋丸

号上送我的杏仁。我把杏仁取出，将它丢在了京城家中那阳光照射不到的后院。那个时候，我心中便涌起一股冲动，想写下这些文字。

这绝非是因为爱情。确实，我想把曾经破碎的情感传达给你，但或许未能如我所愿。

有一句话，我一直想对你说却一直未能说出口。

就请让我将这句话放到这篇手记的最后之处吧。

## 二

不知你对此事抱有怎样的感觉。对我而言，那次奥林匹亚之旅，犹如一场青春的酩酊大醉，令人沉湎于其中。经过那段旅途，我的神经似乎也变得衰弱起来。

也许并非只我如是这般。就连我们那位年近三十的尾桨手森队长，在出发前的两三天中，也不知把代表团徽章丢在了什么奇怪的地方。

晨跑回来之后，在集训宿舍旁的小路上，我看见森队长穿着西装在地藏菩萨前，躬着身子正在找着什么东西。

看见晨跑的我们（说是我们，其实也不过是舵手阿清、七号桨的坂本、二号桨的阿虎。算上我，也就这么四五个老实孩子而已）的尾桨手森队长，让我过去帮忙，他直接冲着我喊道：“喂，大坂，过来帮我一起找找。”

我的姓氏也是坂本，但经常容易和七号桨的坂本搞混。



于是，他们便把身形高大的我称做“大坂”。这其中多少也含着些许揶揄吧。

大家听说森队长把徽章掉在了很阴湿的地方后，连我这个平日总是被欺负的家伙，也跟着大家的笑声，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。那个时候，真是十分痛快。而不久之后，我却做了一件比森队长还要愚蠢的事情。

出发前的晚上，集训宿舍举行的酒宴结束后，大家便三三两两地结伴，去寻欢作乐，最后只剩下舵手阿清、七号桨的坂本和我。其实我也想去，但由于老家在东京，我不得不回家放一趟行李。

那天晚上，我真是千杯不倒。或许是因为那空虚的兴奋和锻炼的劳累吧，我感到阵阵眩晕，眼皮也时不时地打起架来。毕竟一心专注的是日后的享乐生活，因此，参加集训的行李也就草草地收拾了。阿清故意捉弄般地问我：“坂本，今天晚上你住家里啊？”

我略带羞涩地应了句“当然”，随后便出门叫了计程车。

那时我们还穿着学生制服。第一次收到奥委会为我们订制的西服套装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因此，在那晚出去玩之前，大家都忍着没穿。我也一样。于是，我原封不动地把西服夹在被褥之间打了包。这么做实在是太糟糕了，还不如一开始就穿上呢。

我请司机和助手把行李搬到车上，自己得意扬扬地坐到后座，想象着今晚过后即将迎来的享乐生活。怎么说呢，年仅

二十岁的我，单单只是为了钱别，口袋里就装了两百日元。

那段时间，一个叫N子的女服务员一直勾引我。她在银座一家名为“夏·诺阿鲁”的咖啡店中打工。与其说她喜欢我，不如说她对我仍是处子之身一事更加感兴趣，那是一种近乎迷信的兴趣。然而我又听说，这位肌肤雪白、眼眸清澈的姑娘，是前辈K的情妇。那天晚上，一想起这事，我就气得无可奈何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去玩一玩大人玩的娱乐项目。但是，要是这么做的话，便会觉得对不住工作到现在的司机师傅。到了家里，我付给他们七十钱的里程金，在这之外又额外付了一日元作为酬劳。

回到家之后，我发现被助手搬来的行李实在是散乱不堪，或许是因为没有认真打包的缘故吧。我没有多想，进了玄关便放下行李。随之而来的是母亲那张满是沧桑的脸。

“看，我有西装了哦！”我一边和母亲说着，一边把手伸进行李中准备将西装取出来。但是，无论怎么摸，我也没有摸到像是西装的东西。

“哎呀！”我大叫一声，想找刚刚搬运行李的助手询问一下。可跑出大门一瞧，冒着白烟的计程车已经消失在了远处的转角。

“真可笑啊，”我边发着牢骚边回到玄关，对一脸关切的母亲说道，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西装肯定还在的。”

包袱被我抖了个底朝天。夹克还在这里，但是西装却连个影子都没有。我们后天出发，如果只有外出用的工作服而

没有西装的话，肯定是没脸去见教练和监督的。而且，现在这个时候，即使出钱再做一套也没有时间了。

想必我当时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吧。母亲用尖细的声音斥责道：“你怎么一直都这么邋邋遑遑呢！”

“啊，我肯定把西装忘在集训宿舍里了。我再回去一趟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我这样说着，又拦了一辆计程车，返回了宿舍。

到了船库，我偷偷瞟了一眼熟睡的看门夫妇，果然，除了他们已经空无一人。我上到二层。为慎重起见，我搜了一遍壁橱，正如所料，西装根本不在那里。

沉湎于黄粱美梦的自己，如今已经急红了眼。即便如此，我还坚持认为是不小心将西装掉到了某处。于是，我狼狈地趴在地上循着计程车走过的路线仔细寻找起来。但是，我转念一想，西装可能掉在壁橱里润滑油罐的后面了。于是，当我这边还在水沟里面摸索的时候，脑子突然一热，又径直跑回了宿舍二楼。我打开壁橱，挪开了哑铃和拉力器。什么都没有。我失望地摇着头，又想，会不会掉在路旁的草丛里了？于是，又慌慌张张地跑了过去。

无论怎么找，西装丢失的事实已成定局。我头脑空空，如被火烧一般灼热。刚要放弃，我脑袋又猛地一热，突然产生了“因为没把被褥完全摊开，其实还夹在其中”的错觉。我心想，恐怕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了。由于不肯放过这仅仅一丝的希望，我又拦了辆计程车。

“七十钱去涉谷。”我报了和前两次相同的价格。

谁知，司机小眼一转，大叫了声：“八十钱。”虽说从上车地点上看，我像是个从红灯区玩回来的学生，但他这种让人反感的态度还是让我很不高兴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按他说的价格上了车。

在摇摇晃晃的车上，我突然想到，西服或许让第一辆车的司机偷走了也说不定。我居然还给了那家伙一日元，啊，这不是赠钱与贼嘛。这么一想，我更是懊恼了。

“喂，司机师傅！”我大声地打了个招呼，向这个有点不正常的司机道出了丢西装的事情。

听后，他用略带自信的语气点点头说：“这肯定是被偷了嘛。做类似事情的家伙可不少呢。”

我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是这样啊。”

那个时候，我的心中除了无奈和懊悔，却也别无其他。而那司机一点也不同情我。他只是摆出那张令人讨厌的面孔，以沉默回答了我。

到家以后，司机突然开口说：“这里不是涉谷而是惠比寿，请再多付十钱。”这么一来，我更加被他的态度所激怒了。我冲着他破口大骂起来。这司机拉起手刹，开门跳了出来。

“想干架啊？！哈，真有意思啊！”他叫嚣道。

我也有些自暴自弃，心想，好啊，干就干。可转念又想，若是见了血，那便是团队的耻辱，更是母校的耻辱，甚至有可能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造成严重的影响。

随即，我语气强硬地说道：“喂，敢不敢和我去派出所啊？”

“去就去！走！”那司机大叫一声，抓起我的肩膀就走。我十分嫌恶地甩开他的手，不悦地扔给了他十钱。他拿起钱，甩下一句“瞧你那德行”便开车走了。于是，我比之前更显凄凉地回到了玄关前。

母亲生性十分要强。看到我之后，她咬紧牙关，问我：“找到了吗？”

我没搭话，径直奔向放行李的地方，看到的却是已经叠好的被褥，和整齐叠好置于其上的包袱布。我不知如何是好。为了躲开母亲的怒骂，我抓起空空如也的包袱布抖来抖去，心存侥幸地念叨着：“果然还是在集训宿舍啊，我再回去找找。”

就这样，我甩开试图留下自己的母亲，跑出家门。母亲虽然要强，但也是个女人。由于兄长上夜班还未归来，她只好一人在身后不停嘟囔着：“你真是不让我省心啊！”

我再次乘上计程车，从涉谷朝向岛赶去。我扶着如同高烧的额头，心中充满了懊恼。到了船库，我强打着精神把壁橱等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。但是，面对着夜深人静空旷无人的二楼，我终于放弃了找到西装的念头。

我走过二楼的走廊，来到屋顶的阳台。映入眼帘的，是稳稳架在横木上的划艇。划艇的艇头十分尖锐，艇身被油漆喷涂过，在灰暗的灯光下，反射出柔和的光辉。我带着心中

突然萌生的无力感，走出了阳台。远方，浅草的霓虹灯正在闪耀红色的光芒。言问桥上过往车辆的大灯也会不时闪烁而过。万籁俱寂的隅田川如同坠入黑暗一般，缓缓消逝在远方。“哗—噗哗—噗”，我偶尔能听到海浪冲刷船台的声音，这让我感觉自己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一般。

算了，还是死了更轻松些。

我原本只是个文学青年而已，被奥运会代表队选上也只不过因为身材高大，而作为划艇选手的生活更是只有不足一年。我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昨天也是，今天也是，全在水上，望着日落。”作为团队中唯一一个新人，如此懦弱的自己，却被魁梧强壮的前辈们锻炼着。对我而言，虽然划艇练习有着不少肉体上的痛苦，但比起那些，精神上的精疲力竭才是最难以忍受的。

不仅仅是划船，我就连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也没有一件能做得有模有样。因此，我没少被前辈们训斥。而训斥之时，我还会被他们嘲弄一番。

在这个世上，或许没有比我这种被人欺负而不思抵抗、只知委曲求全的懦弱之人更加可悲的家伙了吧？

前辈们更是感慨万千：“不管说他什么，大坂都不会生气。”而就算我想发火，但除了放弃划船以外，也没有其他什么手段。但是，如果不再划船的话，对于死要面子的我来说，实际上也跟自杀没什么区别。

但是，丢失西装的愧疚加上前辈们的责骂，那将会如何

地痛苦，我真是连想都不敢想。尾桨手森队长心眼极坏，他会到处散播你的谣言，对你冷嘲热讽；五号桨松山十分暴力，他会恐吓你“老子把你抽飞了，信不”。令人不堪的预感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。然而，对于经常保护我免于前辈们鞭笞的教练和裁判们，我的这种过失恐怕也已经无法再让他们出手相救了。

万般苦闷之中，我靠到了阳台的护栏上。这里是三楼，下面就是混凝土地面。跳下去的话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一狠心，我把头伸了出去。刚好护栏的高度只到腰部，我把全身的力注入脚趾，猛地一使劲儿……

“我的天啊！”我被吓得差点哭了出来。

那一瞬间，我吐了口唾沫，看着它坠下去，下面似乎有个小水坑，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一个细微的水声传了回来。我感到很意外，自己居然想寻短见，真是愚蠢至极。但那份“不如死了”的痛苦感觉却在心中开始强化。我急忙挪开瑟瑟发抖的脚，终于将压迫着肠子的那部分身体恢复了原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虽然觉得很可笑，但是那个时候，在那满是银色星光的美丽夜空下，我确实曾烦恼地想要去死。

我竟然如此轻易地想到自杀，想必这和我读了过多相关小说有关吧。冷风拂过头发，我总算是冷静了下来。但是想起丢失西装的事情，我那颗想要自杀的心就又会牵动起来。

我也想过其他自杀的方法。投江？卧轨？这些死法都不够干脆。啊啊，被杂乱情绪影响的自己，跑到了宿舍附近的

派出所，那里的巡警“喂”的一声将我叫住，盘问起来。

其实，我本来想去向岛那边招个艺伎玩玩，然后来上一个双双殉情自杀。但却中途被巡警叫住，坏了我的好事。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当头泼了盆冷水一般，扫兴至极。

夜深人静，一个学生形迹可疑地转来转去，这确实有些奇怪。所以巡警才会把我叫住的吧。巡警来到我身边，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啊啊，你不是W那边的人吗？”这个派出所和大学船库在一条路上，所以巡警多少认识几个大学里的选手。

他笑着打趣道：“真好啊，你们，喝多了吗？”可能是因为看到我脸色苍白吧，他猜我有可能是喝多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赶忙叫了一辆从转角开过来的计程车，让司机开向涉谷。

回家后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撂下一句“先让我睡会儿”。那脸色和眼神实在很不好，母亲很替我担心，所以并没有责备我，只是帮我铺好了被褥。

翌日清晨，醒来时已经十点多了。耀眼的阳光从枕边的那扇门射了进来。

“啊啊，真舒服啊！”我伸着懒腰，听到门外传来了舵手阿清和母亲说话的声音。瞬间的工夫，我的胸口又堵得满满的。

我心想，只管继续装睡好了。于是便蒙上被子，把耳朵也堵了起来，因为我也不想听到他们的对话。过了一会儿，



我似乎又睡着了。还真是睡了个充足。

训练阶段休假的时候，回到家里的我除了吃就是吃，然后就是整整睡上一天。但那也是身心俱疲的结果。有时候，哥哥会一边亲切地说着“哟，小鬼，别睡了”，一边扯走我的被子。已经年满二十岁的我，还被叫做小鬼确实有点奇怪。我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，家中年龄最小的我，一直被大家溺爱着。虽然我是堂堂六尺男儿，体重十九贯，但脸庞却还是一副娃娃脸，真的还是小孩子呢。

扯走我被子的哥哥，从母亲那里听说了事情的缘由，一句责怪的话也没讲，他只是催促着我说：“笨蛋，还有为这点小事想不开的家伙吗？快起床跟我做衣服去。”

我立刻从床上站了起来：“真的？”

因为社会关系，哥哥和日本毛纺店里的几个人交情不错。他说他应该会拜托那些熟人在两天之内帮我做好。听他说完之后，我赶忙爬起来，开始准备起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早上六点左右，年迈的母亲就起身去了集训宿舍。宿舍那边只有阿清一个人，他是玩到黎明时分才回来的。

听母亲说明缘由后，他和母亲一起来到家中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。阿清觉得，在我自己冷静下来之前，还是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着别管我比较好。西装的事情，他会跟教练和监督好好说一下。他说：“碰到这种倒霉事，确实也没有办法。明早出发的时候，告诉他让他穿上夹克，打扮得精神点